

精彩  
舌尖

## 火与冰的甜软糯

□强雯

溽暑时节，知了在黄葛树上刚叫了几声，重庆的大街小巷、上坡下梯、山间拐道、江边码头，都摆上了冰粉。重庆的冰粉是靠吆喝的，夏天的冰镇小食太多，冷不丁就会错过。冰激凌、雪糕、冷饮，隐身在各种花花绿绿的夏季甜美中，一声“冰粉，红糖冰粉”，总是让人循声而去。

38度的高温，是夏季山城的主打歌，凉爽、甜腻、回甘、清热的冰粉，是它荡气回肠的副歌，爱上了这个潮湿火热的夏天，一碗冰粉足矣。

冰粉是川渝一带有名的传统小吃，在夏季尤为被宠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，人们主要是靠搓冰粉籽制作冰粉。冰粉籽其实是假酸浆的种子，含油18.6%，其中饱和脂肪酸11.1%、亚油酸20.8%。有清热退火、利尿、祛风、消炎等功效，治发烧、风湿性关节炎、疮痈肿痛等症。

北碚、合川、万州等地的人们喜欢搓上一盆冰粉，赠予左邻右舍，好吃之余，又把这门技艺得以推广。女人们将假酸浆种子用水浸泡足够时间后，滤去种子，加适量的凝固剂，凝固一段时间后便制成了晶莹剔透、口感凉滑的石凉粉，是一种消炎利尿、消暑解渴的夏季保健食品。

如今，冰粉变得越来越华丽。解放碑步行街、杨家坪步行街、观音桥步行街的冰粉，以色相取胜，山楂、醪糟汤圆、芝麻、碎花生米等十余种辅料，花花绿绿，看得人喉咙里伸出了爪子。看看橱柜里的香料推荐，玫瑰味的、桂花味的、百合香味的、传统红糖味的……简直觉得每种口味都要吃过才好。这些冰粉品相妖娆，都不会低于十元一份。于是有小姑娘、小伙子嘀咕，这些味道，夏天都要来尝一遍才好。

会做生意的老板，见机行事，说，“还可以混搭口味，比如桂花玫瑰味、红糖百合味……”光是听老板报名目，口水就在喉咙里打转了。

除了城市街区，重庆山里的冰粉那又是另一种风味。歌乐山、南山、黄葛古道、照母山、铁山坪、缙云山，抬脚便是山的城市里，苍翠浮眼，绿嶂环身。重庆人下班后或周末约上一二好友，去山里走走，神清气爽，只是口舌渐乏，正想打听哪有消暑饮食时，一个不起眼的挑夫蹿了上来，一张殷勤至的脸，“冰粉，冰粉凉快，红糖养身。”挑夫一边说着，一边揭开捂得严严实实的背篓，果真是冰粉呢。于是率性要上一碗，“不贵，才5元。”

篓里的冰粉突出本味，红糖芝麻撒上，大块晶莹润滑的冰粉在塑料碗里游荡，吃得路人直呼：“安逸！”若有挑剔的食客说配料简单，挑夫也不生气，说，“我这可是手搓冰粉籽，传统红糖冰粉，吃的就是冰粉本味，可不是那些配料。那些杂七杂八加一堆的，鸠占鹊巢。城里那些还不知道什么粉粉兑的呢。”

路人笑了。

走到半山腰或山顶上，又有几家搭着偏棚，卖冰粉凉虾冰棍的，看见路人极力吆喝，“手搓冰粉，手搓冰粉。”这是他们的“主打产品”。寻声而坐，问他怎么个手搓法，老板们便七嘴八舌，你也听不清哪家是哪家说的，耳朵里只钻进了冰粉籽几个字，反反复复。不过你要多点几碗，跟老板多扯几句家常，就慢慢知道详委。

从树上摘下冰粉籽，放二两在纱布中，扎实了，然后把纱布放在约装有十斤水的大盆里，像搓衣服一样搓揉冰粉籽，慢慢地水变浑了，起了泡子，这就便是冰粉籽中的浆被搓出来了。搓个大约十分钟，再把盆里的水搅拌下，待泡子慢慢消失，用兑好的石灰水倒入其中，整个过程就跟点豆腐一样，石灰水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钙，虽然不能直接食用，但是可以改变冰粉籽的化学成分，使其变成碱性，凝固成固体。再静静地等待两个小时，冰粉就制作成功了。这冰清玉洁，喜煞食客。舀上一碗，配上红糖汁、碎山楂、芝麻，甜腻可口的冰粉就完成了。

如果自己做，二两冰粉籽可以做十斤冰粉，如果家庭成员多，倒是可行，如果不，那简直是浪费了，因为做好的冰粉如果不有一天之内吃完的话，就会变形，废掉。

不过现在超市也推出了各种速食冰粉，买一袋回去，冲水搅拌，待煮，简便操作，不浪费还可口。由此便捷，职场妇女瞬间也变成快枪手妈妈。

江水浩荡，酷热难消，傍晚，爱在江边戏水、纳凉的重庆人，也会要上一两碗冰粉。

“冰粉，红糖冰粉——”那人耳的吆喝，简直要把人口即化的甜软糯，吹进人的心窝，是江风宜人，也是冰粉沁心，这夏天最美好的体验。



砥柱中流

(124cm×248cm 1998年)

画/沈启鹏 文/郑文光

## 《天风阁画存》品读

## 杭大宗摆地摊

□雷雨

目前，各地城乡练摊之事，时有所闻。杭州西湖居然还有不少人开着豪车摆摊叫卖，猛地想起，曾有一位类似明初解缙的狂人，也在杭州摆过地摊，但最终如解缙一样，还是难逃皇帝的魔掌，不明不白地死掉了。这个人是谁呢？

端午节假期期间，没有赶回老家看望爹娘，每天只是打个电话而已。闲谈中，说到此事，父亲说，这个人叫杭世骏，又叫杭大宗，他与龚自珍是同乡，龚自珍有一短文《杭大宗逸事状》，记述此事。父亲在乡间闲住，无法上网。他说过之后，我还有点将信将疑。但一查《龚自珍全集》，果然如此。杭世骏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？

杭世骏是杭州人，自幼家境贫寒，勤奋好学，年轻时偶尔过访友人馆舍，见异文秘册，就会默默记下其中要点，用功之勤，超乎想象。王瞿给他的《道古堂集》作序说：“董浦於学，无所不贯，所藏书拥榻积几，不下十万卷。董浦枕藉其中，目睇手纂，几忘晷夕。”董浦是杭世骏的号，他的字叫大宗。杭世骏经常向他人借书阅读，并与同乡梁诗正、孙灝、严在昌等人组织读书会，互相讨论学术。但杭世骏科场不顺，仅仅是雍正二年的举人而已。乾隆元年，杭世骏应浙江总督程元章之荐考取了丙辰博学鸿词科，名列一等第五，授翰林院编修之职，校勘武英殿《十三经》《二十四史》，纂修《三礼义疏》，望重一时。

但杭世骏为何会得罪乾隆皇帝呢？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：乾隆八年，久旱无雨，乾隆帝循例下诏广求直言，还煞有介事地举行御史试。杭世骏以为当今皇上纳谏入流，便贸然恳切上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《时务

策》。杭世骏由衷地说道：“意见不可先设，辖域不可太分，满洲才贤号多，较之汉人，仅十之三四，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，总督则汉人无一焉，何内满而外汉也？三江两浙天下人才渊薮，边隅之士间出者无几。今则果于用边省之人，不计其才，不计其操履，不计其资俸。而十年不调者，皆江浙之人，岂非意见辖域？”杭大宗所言虽然切中时弊，却触及了“满汉畛域”这个最被忌讳的大问题。乾隆皇帝一见之下，勃然大怒，认为杭世骏“怀私妄奏”，让刑部议处死刑。刑部尚书徐本叩头出血，为其转圜，但龚自珍说是侍郎观保，总之，是有仗义之人为其周旋，杭世骏才得以免死，革职回乡。

据说，“罪且不测”的消息传出之时，杭世骏正在参加某同僚宴会。还没等他从震愕恐惧中回过神来，东道主已迅即作出反应，要赶杭世骏快快离开，免得连累自己。诸多所谓同僚也如同躲避瘟神一样，避之唯恐不及，“杭往话别，辄预戒阍者拒之。”唯独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给他写信，加以劝慰。

罢归之后，杭世骏闭门不出，潜心于文学和著述，于经、史、辞章等学，无不贯通。人称自黄宗羲后，以全祖望、杭世骏为经、史学大师。他自己也建有藏书楼名“道古堂”“补史亭”，藏书、著述其中，目不窥园，足不下楼，“凡有关涉中州文献者，悉置其处”。杭世骏虽以诗名，但实精于史，著有《石经考异》《续礼记集说》《诸史然疑》《续方言》《两汉书蒙拾》《三国志补注》《容城诗话》《金史补》《词科掌录》《道古堂诗文集》等。杭所著目录学著作有《续经籍考》《两浙经籍志》《历代艺文志》等，

其藏书印有“董浦校定”“春水老人”等。

但乾隆皇帝还是没有忘记这位避居江南的杭大宗先生。话说乾隆南巡到杭州，杭世骏也参与迎驾。乾隆见了他问道：“你靠什么生活？”杭答：“臣世骏开旧货摊。”乾隆佯装不懂，问道：“什么叫开旧货摊？”杭进一步解释道：“把买来的破铜烂铁陈列在地上卖掉。”乾隆皇帝听后大笑，写了“买卖破铜烂铁”六个大字赐他。却原来，当年乾隆皇帝虽然免掉了杭世骏的所谓死罪，传说他还说过这样的话：“这种狂士，只能收卖废铜烂铁！”杭世骏居然真的就在杭州闹市摆一地摊，布招大书：“奉旨收卖废铜烂铁”，一时观者如堵。这样的举动，怎会不被好事者传到乾隆皇帝耳中？此番见面，如此言说，彼此耿耿于怀，何需多说？也是据龚自珍考证，乾隆问杭世骏：“你性情改过吗？”世骏回答：“臣老矣，不能改也。”乾隆问：“何以老而不死？”回答说：“臣尚要歌咏太平。”彼此再呵呵一笑，意味深长。应该是乾隆皇帝此次南巡之后，又再次南巡，时在1773年，此一年，距离龚自珍出生还有近二十年，龚自珍在《杭大宗逸事状》中如是说道：“癸巳岁，纯皇帝南巡，大宗迎驾湖上，上顾左右曰：‘杭世骏尚未死吗？’大宗返舍，是夕卒。”

性格伉直、恃才傲物的杭世骏还工书，善写梅竹、山水小品，疏澹有逸致。龚自珍曾收藏有这位同里乡贤的“墨画十五叶”，“语汗漫而瑰丽，画萧寥而粗辣，诗平淡而倔强”。龚自珍还说，杭世骏因直言贾祸的“上疏”原稿，被杭大宗的外孙之孙丁大，“鬻于京师市”，“流落琉璃厂肆间”。

杭大宗得年78岁。一代文人，如此结局，令人黯然。

玉兰  
一瓣

## 一针一线绣人生

□陆瑶

很多晚上，无论是睁着还是闭着眼睛，都能看到外婆坐在缝纫机前，眼睛顺着光线眯着，手指在布上翻飞，嘴角浅浅上扬的画面。

于是，我爬起床，走向储藏室，在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翻出那一个牵扯着我童年的箱子，上面的那一层浅浅的灰尘似乎在控诉我的遗忘。擦净箱子后打开，那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，让我为之振颤，轻触着那些外婆为我亲手做的衣物，就像是感受到了外婆是如何用她那充满温情的双手，抚平衣物的粗糙，似乎回到了从前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外婆似乎从来没有闲过，除了吃饭、睡觉，便是在缝制衣服。那时，她不仅给家里人做衣服，还会接外面的活来增加点收入。

有一次，外婆教我做衣服，我才突然发现，这不是将几块布缝起来那么简单。拿到一块布，首先要放在脑子里面构思好做什么样的衣服，然后要挖兜子、做袖子、做领子……对我而言，是那么的复杂。

我见过外婆做旗袍，上面的图案也是外婆亲手一针一线地缝

的。一个小小的纳扣，她要缝几个小时，两个巴掌大的牡丹花，外婆缝制了3天，整个旗袍的完成，一共花了一个多月。

外婆却不嫌烦，整天重复着相同动作，日复一日地绣着、缝着。外婆说：“现在的人是等不了慢了。”是啊，如今人们忍受得了机器的冰冷，却受不了慢。于是，来找外婆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少，但她仍不放弃，仍不肯闲着。

一针一线，外婆投入的是时间、感情，微小而珍贵，温暖了我们，也温暖了整个人生。

芬芳  
一叶

## 藿香情怀

□喻柔涓

洗完澡，还觉得热，就想找点东西来喝，于是泡上一杯藿香水。我没有鲜采的藿香叶可以泡，而是上个月请老妈从老家带来，婆婆为我洗净后晒干的干叶。晒掉了精气神的干叶，在回归滚烫开水的一瞬，又舒展成我熟悉亲切欲罢不能的模样！

看到今年江苏作文题目，照旧蒙圈，感慨挺不好写的，但又很想凑凑热闹。

就拿我喝的这杯藿香水来说吧！家乡人喜欢她，几乎每个小区的空地上，都有好心人栽种几大株藿香供大家免费采摘。我的老乡们，也有很多尝试把藿香作为移民的“嫁妆”，或连根移植，或鲜叶配送，或干叶遥寄，总之到了夏天，就有人想起这一口平淡却奇特的味道，不惜为之劳起神费上力。

曾分享藿香水给先生喝，他喝不来这种味道。当他肠胃不舒服时，就找藿香正气软胶囊来吃，这才是他眼中吃藿香的常规方式。我们地域相近、方言相似、口味相合，没想到一杯藿香水，甄别出了异域属性。

藿香水只是生活中一个小小的点缀，小到缺了它，谁也不会缺胳膊少腿，生活依旧如常运转，小到喝与不喝，都不会影响夫妻感情。但它又是那么重要神奇，只要喝上一口，我就觉得戒奶茶戒咖啡根本不是难事，就觉得童年每一个夏天的亲情光影浮上心头，就觉得深厚的淳朴芬芳直抵灵魂，仿佛品尝它便是在红尘中修行了！

藿香可以说是我很多家乡人的情怀：标记你，却不限制你。

情怀本质也许就是一种“同”，相同与认同，共情与共鸣，从价值观渗透到方法论！藿香情怀，没啥大的争议，就像它的味道一样，淡淡雅雅，与世无争。如果世间所有的“同”都像这样，那就少却许多巨大分歧、无谓争执乃至激烈对抗。

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是多么融洽的画面啊，但我宁愿生活在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，有人喝酒，有人喝咖啡，有人喝奶茶，有人喝红茶绿茶黑茶，有人喝碳酸饮料，有人喝果汁。人们互不嫌弃，互不挑剔，你用你的酒敬敬他的茶，他用他的果汁敬敬你的碳酸饮料。推杯换盏，异彩纷呈。

也许，我们终究可以把同得亲切、异得平和的那种状态，叫作“藿香情怀”。